

陳柏諭

牽手

得獎感言

客語之於我，曾是「老屋下」碎落的陽光，溫暖卻細碎。提筆寫詩後，才發現我所寫出的一字一句，皆與童年在客莊的生活息息相關。〈牽手〉的誕生並非刻意雕琢，而是我試圖在現代的繁瑣生活中，撈取幾片關於兒時記憶裡的鱗光。感謝這塊土地和外公給予的靈感，讓我能用最親近的語言，捕捉那些祖孫間難以言喻的情感。未來，我將繼續在文學的山徑上穿行，以筆為犁、以心為壤，讓母語的芬芳在詩行間，開出永不凋零的花。



牽手

該日个風

寬寬對山頂吹落來

柔柔 軟軟

親像阿爹牽核佢行去菜園个該雙手

該日个日頭

大擘擘掛在竹籬頂項

燒暖 燒暖

親像阿爹在田脣摘緊佢講古說笑个該雙手

菜園肚喊毋出名个野草

一下無注意斯生去草弄弄

阿爹著核柑色舊舊个長笕鞋

戴核手落个兩隻手

這位擲草 該位改泥

無閒去汗流脈落 大汗披身

同菜園整理都光生光生

同菜種去素絲素絲

日頭晟啊來

阿爹額頭个汗滴滴落落閃核光彩

像天頂个星一粒一粒跌入菜園肚

乜滴入吾个心肝肚

跔緊去菜園搞寮个佢哪有恁乖

一下挖蟲蟪 一下捉揚尾



從上從落

搞去比阿爹還較無閒濟借

「阿弟牯，來雞寮拈雞卵哩啲！」

阿爹个喊聲 像一陣風慢慢拏過吾面頰卵

盡好食卵个佢暢去嚟嚟跳

三步腳做一步走啊去

一下企無在

差一脣斯跌去四腳惹天

阿爹忍毋核笑笑講

「較細義兜，若著傷阿爹會當毋盼得哦！」

阿爹牽緊佢坐在田脣

對家濟肚拿出兩粒焙去香醇醇个番薯

一粒分佢 一粒分佢

阿爹咬一口 佢乜咬一口

空氣肚有間緊臭汗酸味个草香

還有包緊醺醺愛心个番薯香

一瞞目

時間像行來拗蠻拚个高鐵

吾位都盲坐燒

斯逐緊佢愛遽遽大漢

幾年過去咧

菜園變樓屋 竹籬拆了了

柑色个長笕鞋無聲無氣跔在壁角

毋知有幾久毋識出來行踏咧



佢牽緊阿爹个手
這雙細漢時牽緊佢搞寮 掙緊佢講古个手
這滿嘅變都瘦弱無力
手盤面个青筋像菜園脢个田溝
一條一條青里里
佢掙緊阿爹个肩頭
在厥耳公脢大聲講
「阿爹，細義兜，毋使趕，定定行哦！」

阿爹看緊佢微微笑
嘴角个線條像臨暗分个夕照
柔柔 彎彎
一陣風又對寬寬山頂吹落來，
這滿 換佢來牽緊這雙手
定定牽 繼續惜

